

議會第六屆第24次臨時會議開議

金門日報

第一九四〇二號

KINMEN DAILY NEWS

發行人：傅仰土

今日二大張售新台幣六元

印刷者：本報印刷廠

4712826389011



陳氏祠堂前殿中門聯上聯：「溯難兄難弟，同誦清芬，大業千秋綿世德」，作者不詳。此其中用了《世說新語·德行》篇中陳寔、陳元方、陳季方的典故，試探如後。

南朝·宋劉義慶《世說新語·德行》：「陳元方子長文，有英才，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，爭之不能決。咨子太丘。太丘曰：『元方難爲兄，季方難爲弟。』」

這引文中的難字：釋爲「爲難」。原指兄弟二人都很好；才德相當；難分高下。但在現當代的人多反其義而伸用，卻是指二人同樣的壞，同樣糟糕。

這則故事是說潁川有個叫陳寔的人，自幼好學，辦

事公道。後來做了縣官，更是廉潔奉公，百姓很佩服他。他的大兒子叫元方，最小的兒子叫季方，也都有很高的德行。元方後來被東漢朝廷任命爲侍中，後又想讓他當司徒這個官職，但是他不願意做，朝廷又封他爲尚書令。因爲陳寔、元方、季方的聲望極高，當時豫州的城牆上，都畫著他們父子三個人的圖像，號稱「三君」，讓百姓學他們的品德。

元方有個兒子叫長文，季方有個兒子叫孝先。有一天，他們爲自己父親的道德功業爭論起來，都說自己的父親道德功業殊高，爭來爭去沒有結果，便一同來

請祖父陳寔裁決。陳寔想了一會兒，對兩個孫子說：「元方難爲兄，季方難爲弟。他倆的品行高潔、德行都很不錯，難以分出來上下啊！」於是兩個孫子滿意而去了。

同誦清芬：誦：讚美。《左傳·襄公三十一年》：「文王之功，天下誦而歌舞之。」誦通「頌」。清芬：比喻高潔的德行，意思是元方、季方品行高潔，以德行治天下。如唐·李白的《贈孟浩然》：「高山安可仰，徒此揖清芬。」但是明·宋濂的《晚步清溪上》：「十步九還辟，清芬襲肺肝。」中的「清芬」則是指花的幽香之氣。

「溯難兄難弟，同誦清芬，大業千秋綿世德」，整句的意思是：回溯東漢陳元方、季方的德行高潔，兄弟倆人同時被世人讚美著，金門陳氏族人在後浦這風水寶地，建這棟祠堂，他將百年的流傳給子孫，並且綿延著陳寔、陳元方、季方，從世世代代所留下來的道德風範。訓勉子孫的深意，不言可喻。

【一件事一啓示】

你就像是一朵花，我願化作綠葉，永遠伴隨著你，呵護著你一生一世！

送花

上課時，我讓學員玩一種「刪除遊戲」，首先寫下10個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他們寫的這些人幾乎都是「家人或親人」。

接著「聽指令」每次選擇刪除一個人，最後只能留下一人陪你渡餘生。結果發現留下的大部分是「孩子」，但更多的是「老伴」。

爲了彌補剛剛強迫刪除最重要的人的不捨與遺憾，我讓大家玩一種「把愛傳出去」的遊戲，請每個人打開手機傳簡訊給最愛的人。

簡訊的內容是：您是我這輩子最重要的人，謝謝您，我愛您！」

當簡訊發出去後，教室裡產生極大的迴響，回電聲「此起彼落」驚呼連連。還有太太傳來「你是否傳錯了人」「你怎麼啦？」.....

最後，我分享了生命的體驗：「少年夫妻老來伴」，孩子有很多個，老婆就只有一個。如何珍惜夫妻之間的情誼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孩子有他們的命，將來會自立，老婆才是最後陪伴的人。

有一位老師有感而發：「陳老師啊，我和內人結婚十八年了，卻從來沒有對她說一句感謝的話，很少讚美她，也從來沒有送她禮物。」

當晚他並沒有如往常在外吃宵夜，而是把宵夜帶回家，並且順便買了一束花。回到家裡，太太正在洗衣服，他叫她先過來吃麵，免得麵放久了會糊掉，還主動幫她清衣服。太太覺得很奇怪，先生爲她買宵夜，還送花給她，令她百思不解，於是就問先生：「老公啊，你今天是不是做了什麼虧心事？說出來沒有關係，我會原諒你的。」

俗話說：「心事若無講出來，有啥人會知？」他便一一一十的把當天上課的感想告訴太太，太太聽了竟感動地哭起來，聽說哭了三次，岳母來又哭了一次。她的太太說，先生從來沒有對她那麼好，那一種感覺真特別。

第二個禮拜，他在課堂上與同學分享他的經驗，聽說當天晚上，就有十七個丈夫買花回去送太太。真的，這種體驗與感受非筆墨所能形容。

在嘉義文化中心演講，有位男士也與大家分享他送花的經驗。他太太生日那一天，他想要送花，但一想到她很嘮叨，便改變主意「算了」不買花了。這叫「有心沒情（情緒）」。

可是，中午他經過花店時，心血來潮，隨口問了老闆，太太生日的時候送什麼花比較好。花店老闆熱心建議可以買一束玫瑰花，他不敢自己帶回去，就請店家「代客送花」。他寫了一張非常「噓心」的卡片，因爲「愛在心裡口難開」。當這束花送到太太的公司時，轟動了整棟辦公大樓，樓上樓下的人爭先恐後來看這張「噓心」的卡片，不知羨慕多少女人。當他去接太太下班的時候，整個辦公室的人都自動站起來用最熱烈的掌聲鼓勵，他太太說：「你寫的卡片好噓心喔，害得我整天都很噓心。」

但是他發現太太說話的聲音是甜蜜的。走出公司大門，他對太太說：「我帶你去一個吃河豚的地方。」這句話讓她哭了。

因爲他們曾看過一部影片「意外的人生」男女主角是在一個吃河豚的地方搭訕結緣的，結婚以後，先生就未再帶她到吃河豚的地方，一直到一次意外槍擊事件發生，男主角住院治療，他才真正體會到太太的重要，影片的結尾是男主角告訴太太，要帶她去一個「吃河豚」的地方，她知道這話的含意是：先生終其一生都要守著她，愛著她。

想想看，你多久沒跟你的另一伴說：「我愛你」，多久沒跟她一起喝下午茶，多久沒送她花……其實，不要一束，只要一朵，都會讓人感動不已。

婚姻經營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業，你再大的成就都彌補不了婚姻的失敗。婚姻的核心是「因愛而來從心出發」，愛不是「知道」，而是「做到」，讓我們一起把愛傳出去！

我的阿公

◎蕭麗華

感謝胸懷大度的祖父蕭堅固

自出生以來，祖父已乘黃鶴西去，對祖父印象僅止於古廳廳堂右邊壁面懸掛的照片，瘦長的臉頰，蓄八字鬚，穿著馬褂，這什麼時代？什麼樣的人？心裡疑惑著，抬頭望著他，他總是慈祥看著我。

這是我敬愛的祖父蕭千固(1893-1963年)，諱堅固，金門東珩人，兄弟三人，姐姐一人，在家中排行最小，與塘頭李巧女士結婚，育有五子二女，炭治、水奢、八贊、九贊、古東、開明、御。

對祖父的過往一知半解，母親總是以感恩的心道：「爾輩今日生活無虞，全憑祖父餘蔭福澤。」，那時無法領略其意，等我想要下筆，早已物換星移，人事已非，此次藉由親人們的傳述，一點一滴慢慢地拼湊，找回對祖父的記憶。

我自砂尾、東珩，胸懷大度

東珩意旨東方之玉，位居金門之東，是一座封閉型的小小村莊，四周綠意環繞，林木茂盛，沿著林蔭小徑到了盡頭，豁然開朗，環境優雅，水質甜美，雞犬相聞，宛如世外桃源，三世彥定公後裔約1450年至1600年自砂尾，再移太武山麓下蕭厝，最後遷居到東珩避難。

三世彥定公後裔所建古厝早已灰飛煙滅，現存東珩五號古厝建造於明末清初，2007年前曾請學者鑑定，表示四合院右側增建一列護龍，本體牆身腰堵以下之石塊呈六角形龜背狀，建材十分罕見，窗戶材料可能來自日本，在金門亦是少有，充分顯示了我先祖生活富裕，人丁旺盛；有可能先祖於明朝任官有關，職司之故，建築較爲考究。

依據東蕭蕭氏家廟內四塊匾額，十六、十七世紀明朝八世祖復陽公爲進士，本陣公爲總戎、雲九公爲定遠將軍、九世道琛公爲都督，皆爲五世尚和公後裔。復陽公曾爲戶部員外郎，其父確軒公，五兄弟俱往漳州；道琛公爲雲九公之子，統領樓船水師路官兵，於清康熙年間戰敗而死。清廷爲了對付明朝遺臣鄭成功，在沿海實施遷界令，我族人爲保有血脈遷至內地避難，十世及十一世失所流離，致十二世在公族裔無法銜接。

七世確軒公、八世雲九公葬於太武山小徑附近，我東珩蕭氏族人爲守墓，便抽籤，輸的人帶著一本族譜，移居后園，后園蕭氏族人盡心竭力守護祖塋四百餘年。1949年前，每逢清明節，祖父會與東蕭和后園族人一起前往掃墓，但國民政府撤守台澎金馬，實施軍事管制後，便無法進入，1992年金門解除軍事管制後，淹沒半世紀的祖塋得以重見天日。除外，九世祖道琛公位於太武山公墓前圓環附近，祖塋前曾有一塊「美人照境」碑石，祖父常以碑石文字自喜，飲酒笑談間道：「蕭家女兒最漂亮」，如今此碑石輾轉移到中山林，上面刻著「中山紀念林」斗大紅字。

清初我祖先過著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農村生活，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，金門處有事之秋，戰爭頻繁，盜匪猖獗，鼠疫盛行，讓原本靠天吃飯，生活艱苦之居民，爲求生路，遂向外發展，但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中國把台灣及澎湖群島之權，割讓給日本，阻斷台灣路，金門人爲避禍或謀生計，離鄉背井，遠赴南洋，我曾曾祖父不點公，亦復如是，只是一去不復返，那個年代的金門人往返南洋已是常態。

先祖們靠著雙手披荆斬棘，築路藍縷，在東珩至東山前之間原擁有一大片田地，不幸傳到先伯祖顯丁公，握有大部分田產，卻不事生產，坐吃山空，恣意揮霍，將田地一一變賣了，曾祖父顯買公認爲愧對先祖遺澤，一度與其兄爭吵過，未果，我東珩五號蕭氏榮景不復見。

祖父念念爲訓，欲恢復我祖先昔日榮景，堅如

磐石，立志將蕭家土地一一買回，及其長，奮發圖強，開拓進取。東山前李家知祖父之意，誠意地向祖父說：「你孩子多需要土地耕作養家，但我亦如此，可否只買回一半田地？」，祖父心地寬厚善良，善解其意，謙和退讓，不勉強，遂以現金買回一半原先伯祖賣予李家之土地，此舉鄰村大爲感動，備受尊崇，津津樂道地說，我輩今日順遂，乃因我祖父上善若水，胸懷大度，福澤子孫。

祖父重情義，族人敬重

祖父若沒有黃湯下肚，個性安靜，寡言少語，家族觀念甚重，克守倫常，長幼有序，兄友弟恭，認爲兄弟本是同根生，同心同德，兄弟齊心，其力斷金。

東珩蕭氏古厝有三戶，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先後到南洋打拚，或於當地開枝散葉，族人不在金門的日子，房產委由先祖保管，祭拜其祖先，且傳承下去。因此，每逢歲時節日，母親和伯母、嬸嬪們爲準備三牲供品，忙得不可開交，敬神祭祖拜三處，每處皆豐盛澎湃，滿滿一整桌，那時懵懂，不知所由，跟著長輩拜拜，長大後才知曉，原來族人古厝，祖父受人之託，每年節日祭祀必代爲祭拜。

二十世紀初，大伯公千資和二伯公千博遠赴南洋，不幸年紀輕輕客死異鄉，大伯公留下遺孀及幼子君陣，二伯公則未婚。祖父視大伯父君陣如己出，在堂兄弟間排行，君陣老大，水奢第二，其餘各退一位，撫養長大，挑選對象，張羅婚事，至於成家立業。

祖父母對子女疼愛有加，從不打罵，大姑姑十六、七歲時，適逢埔頭李家，結婚前夕與鄰居打

陀螺，玩興正酣時，鄰人提醒大姑姑道：「炭治，你明天要當新娘了，還在打陀螺？」，大姑姑不急不緩，率性地回答：「誰說新娘不能打陀螺？」，1937年金門被日本佔據，大姑姑隨著李家至印尼；祖父母亦含淚相繼送走大伯父和二伯父、四伯父，出海南洋謀生，而大伯父家眷在金門。

金門在日本統治下，民不聊生，貧窮困苦，大伯母

及其女兒陷於困頓，曾求助於娘家，惟娘家經濟左右絀，隨人願性命，大伯母只好返回東珩，祖父適時伸出溫暖的雙手，不定時地給予幫助，解了燃眉之急，大伯母感恩在心，點滴在心頭，常不時提起。

1945年戰爭結束，大姑姑家族在印尼事業有成，經營具有規模的紡織廠，擁有二、三家店面，感念父母生我劬勞，同時呵護弟妹有加，明白家裡農事繁多，亟需有人分憂解勞，弟弟(三伯父)十八歲也該成家了，遂千里迢迢自印尼回金門，協助操辦婚事，短暫停留，婚事辦好便返回；二伯父則在馬來西亞落地生根未曾返回金門。

隨著東珩蕭氏族人相繼返回，祖父本誠意正心，公正無私，將大伯父君陣應得田產分給他；另外，族人居住南洋二、三十年之子孫亦返回金門，祖父受先祖囑咐除了代其繼續祭祖外，田地房產歸原主，如此情深義重，深獲族人的仰慕與敬重。

八二三砲戰，親人借住

1958年8月23日傍晚，共軍對金門猛烈砲擊，彈飛如雨，炸遍整個金門；大家毫無防備，不少居民還在田裡辛勤工作，母親爲其中之一，面對突如其来，震耳欲聾的炮火，並無多大的恐懼，不知所以，茫茫然跟著人群跑。從東珩觀望太武山，白天塵土飛揚，煙焰瀰漫，伴著此起彼落之爆炸聲，晚上如放煙火，紅色、綠色星花交錯，照亮了整個夜空。

(上)



恬適 崔華草長—書寫李丞鑄先生水墨畫

◎詩·影／陳秀竹

凝眸	葉間的穗	劃破靜靜的田野
風吹草長	穗還依著蠕動的小蟲	專注的眼神
那和煦的陽光	豐足	只爲
抽長了綠葉	空曠的野	生命
清晨的露水	忙碌的活兒	鳴唱
濕了嫩葉	填飽	爲生活
生活的好滋味	小小的胃	添一份
都在這一方土地	清亮的啾啾	恬適
茂密的葉		

